十四
九

181
25
12

文稿

四

辛酉 二 壬戌 三 癸亥

尊經閣文庫圖書之印

平泉文稿卷之四 起享和元辛酉 止三年癸亥

送合田孔炤序 辛酉
送柴霞亭序
賀從祖叔生子啓
送賴千秋序
送上原伯羽序
雜說
遊嘯月樓記
書楠公碑陰
團子森久兵衛傳
朱語年紀譜序 壬戌
送右賀溥卿遊松島序
祭東嶴先生之 余此時丁外艱
五方嗜欲不同說
諸代尺度考序
跋尺考拾遺
先君述
題考索餘抄
剛毅木訥近仁說

尊經閣文庫

越後州七奇說　癸亥　弔新田公文

出雲州古有出雲郡今無說

柳圃字說　南北暑同寒異說

月行有六種動說

平泉文稿卷之四

送田孔炤序

槐舍主人劍若讀書居然而倦。憑梧盧瞑。有客忽然呼吾參尺入我室。主人驚覺仰首視之。田君孔炤突然徙坐。吶觀吾胸。言曰。予自出鄉關。每四三年。必一歸侍。今以聘期日久。將以明早就歸途。願子一言以華我行。主人迂然而辭曰。予學廣才劣。固不巧乎文也。客不許曰。文何必巧。言若善。復言可矣。徒巧何為。主人矍然斂容曰。余於文雖拙。辭不得命。請為子

安言。子其擇之。蓋關左之地。土壤平衍。人烟稠密。亟嶺峙其南。禦河流其北。據高原而懷巨海。故大府開府而居其嗌。海陸所湊。兼四海而交會。是以都人趨聲利若其性。譏爲才。吃吃爲不才。貴口耳而賤躬行。四方游客其心慕之。是都風。不若是乃鄙野。爭棄素履而學汲汲然唯恐其不似。或有守其故步者。莫不環笑焉。以故淹于斯者。日散乎樸而歸於奢。駸駸然不化爲所謂都風者。十無一二矣。甚則有遺其親而不覲省者。況每四三年必一歸侍如孔客炤者。詎庸可得乎。令觀子狀貌。惴惴然恂恂然。不類淹于斯者。若然者。其養有素。使然耶。不然何不以我迂拙。與有難色於一贈言之請。而棄絕之。不啻能容之。乃乞言如飢渴者。蓋有養而然。故游學十年。聲利不入乎心。學苦而行力。此孔客炤之所以每四三年必一歸侍。而非彼浮躁輕薄之徒所企及也。孔客炤及其歸。以是謦欬其親側。思得其驩心何如哉。語未畢。客遽已主人言曰。言已多。又勿言。於是主人乃次序斯語而授之。客明孔炤懷之乃行。其歲享和紀元。其時仲春。其日甲子。客是播列產。其曰主人者。奥東大槐氏子。名準字子繩也。

送柴霞亭序

夫士少而學長而仕仕有義而學有道也仕以行其道也學以講其義也講其義也行其道也禪乎其有處也是之謂大丈夫是故丈夫之立身行道也唯義之觀故來也之也有不可以庸情忖度者柴君霞亭忽然來告別曰僕近日有所之行余問其故霞亭唉而不答其意不可以庸情忖度余初聞而驚中而疑終也喜初余意霞亭衆出先生之令子而先生當今之儒宗也霞亭在先生膝下拾江都名人物之淵藪也故四方之業經藝者皆來

周旋況其趨走先生牆下服行先生庭訓如霞亭者
後何可他求乎令及去不願往之阿國阿雖大國吾
未聞有學德聞望若先者霞亭雖賢也雖才也亦將
何所矜式乎何其斷然去不顧哉余是以初聞而驚
也既而思之霞亭仕阿國者君若禽召之安得以躬
之故辭之而霞亭此行非有君命也若夫適然來適
然往雖君子事霞亭見羈於官途者豈得用之邪余
是以中而疑也最後余思此得之霞亭此行將以行
其道也歟霞亭實當令儒宗之命乎也少而學講其義
也孰矣況趨走膝下而服行庭訓為日久矣乎其將
去之阿國蓋欲措諸事業使其君為堯舜之君闔國
之民為堯舜之民是伊尹之所以憤然就湯而為聖
之任不誠大丈夫之事乎令霞亭將親於其躬行之
余是以終而喜也余之庸情於霞亭之去即不能忖
度乃有此之情始乎驚中乎疑終乎喜吾乃喜卒以
庸情忖度之得君子真情乃書以為送行序云

賀從祖叔生子啓　辛酉五月

再從侄準啓伏審莞尊安寢桑弧挂門應彼熊羆之夢生茲麒麟之兒伏惟懽慶伏以從祖端嚴御家淑靜宜室陰陽之位正乎中而正乎外斯天地之大義骨肉之分無是父則無是兒亦古今之通論華實蓁蓁斯茂子孫蟄蟄何窮準江湖獨游瓜瓞末屬既荷報言之無閒但慚慶禮之不先

送賴春水序　辛酉

自烈祖始開府於關左仁賢之生代作以故其邦雖
舊文運日新聲教溢洋、於四海海之內封爲侯國者亦
大無慮二百有七十各以歲時朝于茲土方今國家
厲精勤治而又以教爲治道之本命十三太師及教
官百執事大興士木之功文廟及諸宮舍皆既告成
有材德之士日交進天下之耳目於是亦新爲諸侯
之國靡然慕風苟有士材士藝者悉見簡拔各以歲
時從其君朝于茲土於是來聚者歲不下數十百人
而其才學聞望尤著於當世莫如薩國赤崎先生爲

陵賴先生之二人以故去年冬大府習命爲助講於國學夫士幼而學壯而仕仕將行其所學也如得行其所學一鄉豈若一國之大乎一國豈若天下之大乎地益大而所及益廣矣若不得親於其身播之天下尚以是衍於其國豈不愈草木與朽於窮鄉乎況於其所學及天下者乎今助講之職雖非躬自行之然其所教導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也若以其所學傳之其人而使其播諸天下國家是與躬治國政其澤被家國天下者同也夫以侯國之臣與天下之選日與公朝之士周旋於國學之中其澤延被天下不誠士之榮乎是天下之士終身所希而不可得者二子一朝獲之如拾遺然然二子豈虛取之哉如二子才學聞望天下皆知之矣豈齷齪圓熟之士所企及哉今茲四月賴先生從其君歸於是余書今所見以爲之序云

送上原伯羽序　辛酉

吾聞薩國以武聞於海外未聞以文聞也昔者豐臣氏之遣將伐朝鮮也薩先矦在遣中身率先數萬兵馳騁衝突所向無前聞者膽墜見者氣死暨我會豐公薨振旅而還明其得勢以蹂我二之兵拒戰得諸將全軍而還者實薩矦為殿之力也於是海外皆畏薩強明人相傳曰石曼子韓人亦曰沈安頤吾蓋皆謂其族島津也是役也驍將皆與而薩獨能致如此何居蓋其講武有素是以一旦赴海外耀威武樹奇勲如此吁嗟信講武有其實也凡有國者必有亂與

已是以有文與武以理焉以守爲理而不守不永其所理守而不理不常其所守是故文與武經國之大器也豈求聞達之具也哉苟有其實聞與不聞君子不論也然果有其實乎聲必隨之聞者有其實也不聞者不有其實也聞與不聞不亦反求之資乎孟薩之脩文也亦已久矣宜亦以文聞而何寥寥乎久不聞邪抑其所講徒武而所修非文耶豈得無如所謂有武備未必有文事之謂歟是不必然前則有若如竹文之後則有若圖南薩禮皆聞於世況其學成於安永癸巳之歲而育才既踰一世是其脩文有其實矣是以若黑田上原二兄相繼而來從精里先生游皆其學之俊髦也薩之爲國濱海西琉球爲之臣屬薩又以文養士也如此余是以其又必以文聞於海外不唯以武聞而已也夫能如此奚翅薩一國之美實國家之光伯羽將覲省乞余言吾書我所見以爲贈吾言之信以否伯羽既歸其國必能徵之矣

滑其爲味也濃可以染潔而使污油之用也尚以水投於澆由中必致搏激而不相容誠成小人也人孰不曰歟君子而惡小人也然爲其所爲則何君子之事少而小人之情多邪

雜說 辛酉

均水也何水與油相反如此也均人也何君子小人之不類如此也余於水與油得君子小人之情狀焉君子水也小人油也今夫水其為性也涼其為味也冲可以洗汚而使潔水之用然也倘以油投於水中必為甄別而不相混誠哉君子也今夫油其為性也滑其為味也濃可以染潔而使汚油之用然也倘以水投於浣油中必致搏激而不相容誠哉小人也人孰不曰欲君子而惡小人也然夷考其所為則何君子之事少而小人之情多邪噫

遊嘯月樓記

余嘗讀詩仙堂志而知丈山先生其始行誼功伐超然於儕輩之上其終隱操高邁卓然於流俗之表矣及讀覆醬集之知其風流蕭洒深於文章不特行誼隱操超然卓然而已也於是余每尚友古人未嘗不歆仰歎慕乎先生之高風也而余常恨不得我生於先生之時操几杖而趨走其下風也又恨不得我踵先生所栖偃盤桓之處而想見其風采以慰歆仰歎慕之意也為日已久矣今茲秋余得來京師訪先生故居為至則門樓依然林園不改觀其他凡榻筆硯

聯額銘戒之類先生手澤與器俱存焉其曰詩仙者先生讀書之堂也其曰嘯月者先生游息之樓也余既抱常所歆仰歎慕之心以造是堂登是樓而知其所嘗出入升降則慨然如聞乎先生謦欬之音及月出於東山之上而照其几筵則條然如聞乎先生嘯哦之聲於是朗唫其詩矣又思想其在世矣吾聞之也先生方其壯也每臨戰陣橫長槍而先登焉及其一奉身退居則如與世相遺其臥之堅也天子呼之而不起至誓足跡不踰鴨河今以是想見其風采則毅然其容灑然其風恍如躬侍其坐親承其風余於是得慰所嘗歆仰歎慕之意矣而其所歆仰歎慕者又益不已世之小丈夫好自用者其未達也患不達既達復患失之其或失之感二然如無所容先生乃當四海多虞而明天子在上可以有爲之時卷懷利器而寘窮陶然樂悠然自得春戒花而秋月嘯其死也與草木朽而不悔如先生雖或有不得已於其間者不真誠識時大丈夫乎不然使百載之下聞先生之風者凜然有立志庭于此者杳然有遺世之思如此哉如彼小丈夫其生也怙寵擅權其死則氷澌烟滅者焉能如此哉然則予所以歆仰歎慕乎先生者

亦豈無以也哉既而月西傾坐客命駕吾亦作降其樓四望寥然低徊延佇者久之享和紀元秋九月東奥平準記

書楠公碑陰 辛酉

天之生非常之人何為哉非為使其任非常之事以樹非常之勲而出耶余以是歷觀古今不常然夫非常之人既已不世出僅而有出則又常見困於讒邪憸佞婦寺之徒而不得伸其略於當世若然者非常之人何為而生邪豈為見困於讒邪憸佞婦寺之徒而出耶其出無益於生前矣抑有待乎身後之聲歟是余嘗讀楠公傳至其策不用以戰死湊河廢書歎曰使楠公得伸其略於天下既集之初乎可必無至尊蒙塵之變也使楠公得伸其略於天下又亂之後乎

可必無南狩偏安之辱也何使楠公至困於讒邪憸佞婦寺之徒而抱忠憤以戰沒邪是為尤可憾雖然今適過楠公墓下而拜之風何肅肅也有公之遺風餘韻之存于今者而然歟不然彼讒邪憸佞婦寺之徒搆讒陷皐賊害忠良席寵盜權氣燄翕赫者今既影消澌滅矣肆登高阜而回望往蹟第見山川鬱蒼而已復有如公之遺風餘韻之凜然于今者乎其亦天矣

抱忠憤以

團子森久兵衛傳 辛酉

團子森久兵衛者陸奥安達人也自少以氣節自負人未甚許事畠山某於二本松城二本松者畠山氏之世襲也初畠山闘吾貞公少有偉度恐卒為其并往朝米澤修隣交也因視貞公所為貞公時為世子會世子出獵不在東昌公延畠山見之畠山從者逍遥於市見磨刀者問之工乃詰曰欲刃畠山故磨從者以語其主畠山辭歸東昌公出送之畠山乃掖東昌公去居守者使人報世子世子大驚追之不及歸東昌公遇害貞公於是大怒發

兵攻二本松城城陷畠山走死畠山之夫人曰蘆名氏會津城主某之女也頗有智略及畠山被害蘆名久兵衛泣謂曰吾君死於敵而為之下者生不報之仇束手以即死人其謂吾何是非未亡人与汝等之恥乎然事一至此無復可為唯有潛入敵軍刺一一策耳萬一事成庶乎有報吾君之仇而雪老婦与汝等之恥矣老婦求其人無易卿以是屬卿勿辭以就吾事事又就即死未晚言畢歔欷久兵衛為人忼慨聞蘆名言奮然作氣曰鄰里有急猶赴救況赴敵軍以報吾君仇乎庸可辭乎乃走出於是潛伺敵動

靜乘其隙投之軍中輒為是夜驚儆嚴以故不得近貞公在所若斯凡十餘反軍中頗怡久兵衛所為索久兵衛甚急蘆名知事不成遂奔會津　貞公後又擊會津敗之蘆名自殺畠山氏滅其後十餘年貞公適江戸路聞久兵衛猶在杉田屢遣使辟之不至族人有勉之者久兵衛不肯曰奥侯而呼我是壯我也奥侯救我以生吾不愧於心乎況忍屈膝以事之乎於是進使者拜手稽首辭謝曰子之主今名將也孰不願見雖然義有所不可子還見子之主為我謝曰勿有復我我終不出使者顧誦其言貞公聞之

嗟賞其節而從其志

野史氏曰嗚呼蘆名不以死為義欲必報夫讎雖其事不就而其志可恤也久兵衛盡忠所事國亡不仕義不赴人辟人臣抱二心以事其君者聞之可愧也

貞公忘其讎而辟之及其辭又不奪其志如貞公亦可謂有君人之度矣余聞蒲生君蒲士以談久兵衛事久兵衛有志節可觀恐其事隱沒不傳作久兵衛傳

一 朱語年紀譜序 辛酉

近世輯三禮義疏者首裁例有云凡議禮前乎孔子者折衷乎孔子後乎孔子者折衷乎朱子豈唯議禮為然議凡日用彝倫之道亦然然則朱子之一言半句豈可忽諸是以門人弟子於其一言一動熟察而詳記之以服膺奉持焉然其記載浩繁簡策洪博不見其津涯太窘省閱況說有早晚記有精粗自非識見至而權度立者孰能辨之今夫初學識見不至權度未立而欲采擇不亦難乎蓋古人重先入故學者慎所入凡采擇經說即擇其所入也故所擇又不可不

慎也然初學識見不至權度未立而擇之莫如先知其說之早晚而早辨其精粗也如是則其所由不差而造道不遠是余所以通考朱語而定年紀早晚也若夫有道君子剖析義理直入神域者豈待年紀早晚而辨之乎雖然知年紀早晚在初學為擇之便故今考定朱語年紀以為譜以授從游小子欲俾初學自天道及人事凡於朱語識所擇而進造神域故今姑開此門而入

送古賀溥卿遊松島序 壬戌

天下之勝區雖多談者必以松島為稱首以故雖松島僻在東夷游客輒不絕於塗也余乃產於茲土則也可旦暮以遊涉而未嘗一寓目於其間也雖然吾以產於茲土也自幼耳其勝則熟矣夫松島洲嶼之多以百數而巨者小者棋布星列不知其發萬頃也若夫奇洞怪巖天劃神剜形象千萬棼錯如繡雲霞駁荔魚龍出沒變幻不窮者松島之景也是以游者雖衆著作雖多能筆其妙絕而能蔑其萬一者蓋鮮焉肥古賀溥卿自江都千里徒步探松島之勝可謂

雄且健矣。溥卿之於文辭也。該博富贍。鑱劌入神。是以遊松島也。必得賴推波瀾勝景。殊絶之助。豈淺乏哉。其所以模寫勝槩。而彫繪語句者。益以精且新矣。不然。擔簦裹糧。凌暑冒寒。徵面重繭。千里探勝者。亦皆無益矣。然則非溥卿之雄且健。不能盡極松島之奇。非松島之勝且奇。無以能助溥卿之文。是知松島之勝。遭溥卿。益以妙且奇矣。溥卿之文。探松島。益以精且新矣。吾雖未得一寓目於其間。而耳之則熟矣。溥卿令遊其間。松島之勝。果豆以助溥卿之文歟。溥卿之文。果豆以發松島之奇歟。其果然以否。吾姑佇溥卿之歸。

五方嗜欲不同說 壬戌

余日會詩盟主人既肆杯盤殽核觥籌交錯懽然皆娛童子乃奉一盒賓諸罇之東類盛珍味者有一人於坐率然奠杯謖欣然開其蓋復遽然蓋之返坐色然一坐皆異焉其人色定然後曰有鬚非蠶也長脚非蜩也吾不知其名是何珍味也於是啓蓋共視之蚱蜢已問之主人則曰是北羽山民所珍啖者坐客亞然躁而異焉余獨思之不足以異退爲之說曰五方之民嗜欲不同地勢使然何則居山國者野豬田豕麋鹿麞兎與鷄鶩雉鴛之肉取之山野而噉則朝

夕易給外之蘄水畜於海濱則一再可致而繼則難矣故山人所啖而常者山獸與山禽也其薄海味而甘山味也固宜其居海島者反是蓋五方之州海島山溪河塘原野之各異其居則其嗜欲不同固亦其所若非其所啖而常者雖牛炙羊胾不以非者幾希故以一己率之天下則過矣夫嗜欲非唯地勢使然隨人又異故古之人有嗜菖蒲葅者有嗜芰者有嗜羊棗者至如爪甲瘡痂猶有嗜之者況方俗常所飧豈可以非之哉余嘗宿岐岨山中逆旅蛇以飾餐而取悅於客殊不知客乃以駭異也故海之珍山之奇野之欲河之惡蚱蜢何足言焉今夫膰炙味之至美者也與諸馬牛驚視而不啖與之青芻喜而欲狂若然者非青芻美而膰炙不美也所嗜異也膰炙一也人以為至美馬牛以為至惡若其不問地形不辨方俗美惡一由乎己何以異於是豈唯飲食為然也哉凡天下事皆然故曰以一己率之天下則過矣

諸代尺度考叙 壬戌

尺度之法隨世變焉古之尺今不復存尚幸唐尺之存于此間今乃以是求於古而獲其尺復以是推於後而獲其尺又參之諸書而莫我能違也今茲秋冬之交祭酒林先生令準考定諸代尺度準於是檢出諸代尺度一百七種以隋志十五等尺爲據其可入十五等者隨等收之其不可入者今復更加十七等爲三十二等收焉今考定其可證者八十一尺爲凡三十二等其有疑及未詳者則附載其後且檢出朝鮮尺五種皆以備參考斯書考索僅經四旬而成顧

遺漏猶或多。雖然先生之命乃敢呈上焉。先生乃上之執政。故考定尺度。蓋出於閣老之意云。享和壬戌孟冬大槻準識

跋尺考拾遺

祭酒林先生令準考定諸代尺度也　皇國尺度則令甫喜都考索而撿出之尺考是也祭酒先生示準尺考且曰云何余曰可也未盡先生乃更俾準拾補其遺漏準於是撿得十一種凡十六尺（逐條分疏）但養老令所載大小二尺則諸尺所取法故不嫌再出首并義解揭焉又更撿出外國尺凡五種亦并附載之以補其闕然尺種不敢言盡于茲姑若其詳逐條分疏就茲攷之可見矣考己成呈之先生以俟其採擇爾享和壬戌季冬

題考索餘鈔 壬戌

今茲壬戌秋冬之交余攷定諸代尺度凡三十二等因考索群書無慮數十百卷其間凡可以釋吾疑且以廣異聞者其事與語隨得隨抄漸成冊因名考索餘抄收之巾笥以備省閱云孟冬下弦平泉識

剛毅木訥近仁說 壬戌

人之資質悉目而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何者天下之資与人不同千百不啻其近乎仁者豈為寡哉今舉其一二道之有溫而柔者有愿而慤者有果而敢者是質之美者也而孔子乃曰剛毅木訥近仁而已矣其他豈不足皆稱乎是為學者道之故耳然則何如溫而柔唯其柔不可以為訓愿而慤似而非矣果而敢其於剛也近而非仁之屬也故其於仁也皆遠矣唯剛毅与木訥為近乎仁夫孔子之教因其材而施固非一端而舉其要歸則曰仁而已耳矣故聖

人、舉質近仁者。以指示入德之資云爾。

臭火在岩舟郡黑川村及蒲原郡柄目木村

井在柄目木村

梅在蒲原郡小島村

三度栗在蒲原郡安田村

淵竹在蒲原郡鳥屋村

卽身佛在三島郡野積村

燃寺在同郡柳崎村

越後州七奇說 癸亥

越後州有七奇、世人所知也、所謂七奇者、曰草津油、曰柄目木火、曰八英梅、曰三度栗、曰貫樞、曰倒竹、曰土薪、七者是也、然入其州、問之七奇隨人不同、更有曰弘智法印、曰波題目、曰蓑蟲、曰春日暮、曰鎌鼠狼者、雖其出入乎數中、隨人不同、而但火與油誠奇故常在數中而不易也、蓋所謂奇者有十有二、而其所謂奇者、人以奇而不皆奇也、其誠奇者、油與火而已、余故曰七奇不皆奇、唯二奇而已耳、

吊新田義貞文 癸亥

余歷游北陸到越前州路經新田義貞戰歿之地乃問其墓田畝間松栢環碑森〻也乃入其域倏然風悲於是慨然為文吊之曰嗚乎公有拔山之力死於奴隸之人天奚不眷厥衷奚不佑良臣時則有若尊氏豺狼貪暴而免刑戮以終其全公是非南朝忠純之臣乎而不終其天年吁天不祚南朝故不欲公拔堅摧銳以削定四海而然歟將欲使神州為豺狼窟宅故不欲公驅而遠之而然歟何使豺狼而免刑戮何使忠純貞良者不終其天年耶曷佑豺狼曷不佑

忠純貞良之臣耶抑天未定故不勝能人耶嗚呼噫
嘻吾方知之天錫公忠與武以將王師而公而不克
恢復之功孰能奏之公之死真可悲今我千里徒步
來欽英風天之佽錫何曠空長留名聲日月無窮

出雲州古有出雲郡今無說

出雲州古有出雲郡据出雲風土記杵築大社古隷
出雲郡今按地圖考之大社見屬神門郡而無所謂
出雲郡矣余謂古出雲郡即今出東郡而出東即古
出雲郡之半郡也蓋古出雲郡中古分之為出東
出西猶播之分加古為加西加東神崎為神西神東
飾磨為飾西飾東揖保為揖西揖東藝之分安藝為
安南安北佐伯為佐西佐東之類與昉于毛利氏割
據之時也與而出雲州今乃無出西郡者蓋後世好
古者或惑于神門名而併大社所在出西於神門以

為一郡欤今以出東神門二郡地勢推之或然而古出雲郡境界猶可粗認者以大社見存而有出雲郡也苟欲識認古出雲郡境界先環大社求今地名徵之古記而後併出東郡通考之矣三月十六日

斯[illegible]之

柳圃字說

有翅而能飛翎禽是已無翅而能飛聲譽是已斯二者其實雖異其能排虛一也今夫有翅者一舒翅而鼓之也翩〻翻〻騫翥迴翔無不如意矣然其爲翅也有細有鉅若鵬若鶚其族百千是以騫翥迴翔遠近高卑與族不同此能排虛而局於翅者也如彼無翅者輯善翁積德搏羽翩翩然揮擺爰飛翀〻翻〻翩翻無垠此身不挿翅與翩而妙於飛者與彼能排虛而局於翅者爲何如哉瓊浦有中野先生者嘗爲和蘭通事一日奮曰吁何屑〻事雌伏乃移疾閑然

垂帷潛心簡編輯善積德翁聘擬然羽儀照室居人無識及遠人搜名披襟與頡頏柳圃聲譽起於鄉閭余與柳圃學資交肥柳圃請子母辭問其名曰忠雄清標冷然如乎御風聲耶譽耶翩翩其飛嗟中氏季字爾曰飛爾尚惕厲保終如衛武公懿戒則聲譽翩翩無遐不屆柳圃瞿然斂容曰德弗堪敢忘命夫古之冠者賓必禮鄉獻規箴恒存觀善予遠人也比披相規難乎復期猶且禮遠為之鄉選抑為襟一披而學相資靦然弗辭遊敖之際崇酒於觴纔致祝規飜然回翔嗟爾聲譽翩翩無垠願假而披道誘翔翻東西南北無窒礙也必矣

南北暑同寒異說

余經歷諸州、屢易裘與葛。寒暄炎涼備嘗之矣。然以足跡所到、審寒暑所耐。則大抵暑同而寒乃大異也。蓋冬月趨北一度寒一度。故寒之極南北大異也。以是推之。夏月趨南若宜亦一度暑一度也。而暑之極乃南北無大異矣。何耶。蓋冬月日在南陸。故地趨南距日一度近一度。地趨北距日一度遠一度。故冬月晝極短。而趨北晝益短矣。晝益短矣。則積暑愈益少。而寒氣漸積。其盛至北極焉。故寒至其極。則南北大異也。夏月日在北陸。故地趨南距日亦一度近一度。地

趨北距日亦一度遠一度故夏月晝極永而地趨北晝益永矣晝益永矣則積暑益多而暑氣漸積其盛至北同焉故暑至其極則北南不異也但暑日南常多而北乃少耳余易裘與葛經歷諸州炎寒備嘗而知之矣然此特以足跡所到言之耳以愚推之吾遊之外則差焉若夫足跡所到則南北自四十度以至於三十三四度東西則亦不過七八度之間耳若乃對住寒暑與我相反亦可知已余來崎陽以是質之中野柳圃〻〻深然之曰前人所未發余遂筆而作是說

月行有六種之動說 癸亥

地球與五星同旋繞太陽各〻右轉層〻成輪太陽又有陪星十焉月其一也太陽之有陪星猶天子之有陪臣也陪星以本星為心右轉成輪如本星之於太陽也而其求心遠心為引為彈有大有小雖力量各不同各〻具是焉是皆主太陽天言之也若乃自地理而言則地面亦永靜不動從星配日同號之曜而六曜同運與月相近大能引小月行為是此動是以有六動之異也月行有六動余聞諸柳圃〻〻云歷象考成猶未之論也余喜乎新聞尋繹弗措遂作之

181
25
12

[illegible]

文藻

一